

路长嗟日暮

◎李晓伟

一

我是谁？
曾经祈祷般想象：让眼睛铺在地上，明澈的湖面只接纳白云与苍鹰自由的影姿。
飞扬的思想跋涉不出四季的泥泞，紧缩成秋夜的思绪，在冰封的记忆河底，在一片文字的淤泥里寻找过去的底蕴。
这是依旧的又一个生日之夜啊！
我，却解释不了自己。

二

仿佛远处的每一个地方你都在聆听，在注视。
我行走着的每一条路。
我知道，我为路而降临，我属于路，舍此别无选择。
但每一条路都蜿蜒着来，蜿蜒着去，我已被奴役得一无所有。
仅剩的茫然告诉自己——
女娲补天去了。
夸父追日去了。
一切都已老去。
大地被道路捆绑着被脚蹂躏，在吃力地喘息。
谁，还能创造神话？

三

吹灭了生日的蜡烛，所有的星星也熄灭了。
那无数次的震颤我的竹节吟唱，白云流逝，野菊凋零，冰河崩裂……
都已悄然远去。
远去到天街做流浪的行者。
于是，世界到了只有两个人对视的时候。
在这被幸福充盈了的瞬间。
我猛然发现，
夜，真的很黑。

大黑

◎秦生辉

大黑,听起来就知道是一条狗的名字。它浑身上下都是黑色的,黑色的耳朵,黑色的脑袋,黑色的身子,黑色的腿和脚,连它的眼睛都是黑色的,全身没有一丁点儿杂色,真是黑得纯正呀！
大黑看起来很寂寞,它被拴在西墙根下,下课的时候有学生会走向它跟前逗逗它。它的性格还算温和,它也只是默默地和人们对视着,从不狂叫,也从来没有要挣脱锁链自己自由地跑跑的意思。有时候,我下午两点多去上课,大黑正蜷着身子,把头埋在两腿间睡在太阳下。听到动静,它会懒洋洋地睁开眼睛,抬起头,很迷茫地望着我,似乎在说:“秦老师,你来啦!”有时候它还会站起身来,礼貌地摇摇尾巴算是给我打招呼。
王老师喜欢养动物,他对家里的一切小生灵都是那么有耐心,有爱心。他总是说狗是很通人性的,它只是不会说我们人类的话,没办法和我们沟通,但是它们能通过自己的办法来表达它的意图或想法。
果然像王老师说的那样,这大黑还很会撒娇呢！王希很宠它,经常和王老师一起拉着它出去让它撒欢,于是它看见王希总是像看见亲人一样。有一个星期天下午,院子里很静,王希手里抓了几个橘子一边吃着一边从楼上下来。一向安静的大黑一下子站起来,一边狂跳着把绳子都挣得哗哗乱响,一边仰着脸追着王希怪叫着。我看见了,说:“王希,你看大黑是咋啦?”王希说:“嘿。它想吃我的橘子哩!”于是王希走过去,把几瓣橘子递到它嘴里,还摸了摸它的头,大黑才满意地安静下来。
大黑也有自己的情绪,有时候可能它太寂寞了,它做出来的举动也让人瞠目结舌。感觉它不是一条狗,它是需要爱,需要人们关注的感情丰富的生命。今年马街书会那一天,丁老师一家大人小孩都去赶会了,只有我和方俊皓在二楼上一对一的课。可能是忘记了喂它,也可能是一天里也没有一个人走到跟前去看看它。等我们下课来到院子里,方俊皓站在它的笼子前,它激动地一下子站起来,脚不停地踏着地,像跳舞似地发出有节奏的响声,尾巴也欢快地摇晃着,嘴里还发出“嘤嘤呜呜”的声音。我不理解它到底想要干什么,或者是想让我们帮它干什么。我正迷惑不解之时,它忽然做出的动作让我的心头一惊,它忽然不表演了,扭头擒起它的盘子,就那么叼着朝向着我们,目光里分明透着哀哀的可怜兮兮的神情。仿佛在说:“求求你们,我饿极了,给我弄点吃的吧!”这分明是人类乞讨的样子呀！我赶紧叫刚刚从外面回来的王老师,给大黑倒了一碗饭。
大黑是一条狗,它的黑色那么纯正,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一条名贵的狗。但我知道,大黑是有灵性的,它需要自由,它也需要爱。像叶圣陶笔下的《聪明的野牛》,它们是有生命,有感情,有尊严的,它们也追求自己更高品质的生活。

妈妈的酸汤面

◎王瑞敏

两得。一是因为细粮极缺,妈妈难为无粮只好做碗酸汤面;二是小病不用花钱求医,只要喝一碗酸汤面,睡上一觉,头痛脑热就都好了;三是家里人多,我也不能搞特殊。
儿时感冒了,妈妈就赶快行动,净净面缸、切碎韭菜,搅在不多的面里,擀成碧绿、透明的面片。煮出的酸汤面,再用筷子头沾一丁点香油滴在碗里,油花花的,让我直流口水,喝到嘴里别有一番滋味。吃完稠的面叶,再将碗内的酸汤喝完,一出汗顿觉身体舒适多了,这饱含母爱的面汤竟抵得上几剂良药。然后妈妈会一直守在身边照顾我,感受着那种母爱,享受着那份亲情。
但最苦的还是妈妈,记忆中我从没见过她自己喝过一次酸汤面,感冒了就嚼一把生谷子发发汗。现在想起来,还气自己太不懂事,有时为了喝一碗酸汤面,竟然装病。
父母的期望,就是盼我们过上好日子。可是,苦了一辈子病了一辈子的妈妈,和父亲一道用柔弱的身躯照顾我们兄妹,用爱抚养我们长大。待要安享晚年的

时候,却带着对我们的爱离去,只给我留下酸汤面的美好回忆……
月前外出在一户农家吃饭,我主动要了一碗酸汤面。因为,只要在外端起饭碗,我首先想到妈妈的酸汤面,其中的母爱最有滋味、也最养人。可是每次,都不是妈妈的味道,但这次不同,清清的面汤上漂着几片绿绿的香菜叶。熟悉的味道霎时间让我泪水盈眶,别人哪里懂得,这普通的酸汤面里,却有着妈妈的味道！
妈妈的酸汤面,儿女的可口饭。
妈妈的酸汤面,把我的魂儿牵……
妈妈走了,我也步入中年。闲时,我会学着妈妈那样,亲手给爱人和儿子做一顿拿手的面食,推己及人,为的是让母亲的手艺延续,让母爱的味道不失传。
我相信,那被母亲调和出来的生活滋味,已经变成了生命里的元素,不论走到哪里,都不会淡化。对于我来说,最难以释怀的,还是吃了三十多年的属于妈妈的“味道”。
妈妈,希望下辈子还能吃到您做的酸汤面。

做个幸福的有心人

◎张勉

沉默,待莲香散逸已是六月飘雪。
没有谁不希望得到幸福,没有谁不比较幸福,一点暗喜,一点自怜,一点焦虑,一点幽怨,点点滋味个中知晓,惟愿得到单纯的幸福简单的快乐,馨香如莲,清纯如莲,袭一池水的润泽,丰盈出婷婷的莲朵。是花总想开,是花总要开,只是花开需待期。
人小时候简单,长大了复杂;穷的时候简单,变阔了复杂;落魄时简单,得势时复杂。一眼能望到底的事物,似乎很简单。一口百年古井,幽深、澄澈,也可以一眼望到底,能说它简单吗?人也一样。有时候,人也可以一眼望到底,并不是他太过简单,不够深刻,而是因为他太过纯净。一个人有至纯的灵魂,本身就是一种撼人心魄的深刻。有的人云山雾罩,看起来很深刻,很复杂,很有深度,其实这种深度是城府的深度,而不是

灵魂的深度。这种复杂是险恶人性的交错,而不是妙曼智慧的叠加。
能给予生命以生命的是生活,能让生活活出光鲜的是幸福。幸福的滋味有浓有淡,幸福的感受有多有少。不需要随意地去比较幸福,但幸福的感受却是从比较而来,而这比较恰恰是在时间里慢慢地感同身受。
六瓣的雪化雨成水,那是一个季节的等待;待香未香的花若要莲瓣轻开结莲子,那可是花生命的等待！
然而,人的生命却是等待不起,一等就老,一老渐衰,一衰难荣。人若有心,就在那些花待香未香时给以悉心呵护吧。一生能做些什么?很泛泛,就做一个有心人。

一脚踏三省,千载共春风

◎马俊杰

话春秋”仿佛商贾喧嚷犹在耳畔,让人看到昔日市井繁华,富甲一方的商人,在此洽谈贸易时的情形;协镇都督府的青砖灰瓦,仍透着几分森严威仪。古码头边,吊脚楼的飞檐斜挑,与丹江的粼粼波光相映,恍惚间,似见千帆泊岸,骡马载货,南北商客在此交割着繁华。古建筑呈东西走向,雕梁画栋,石雕木刻,古朴独特,令人叹为观止。古街上,网红大哥,那奶油香甜的“震三省大炮爆米花”,成为游人们竞相购物的打卡地。
荆紫关,是个三省风情交融成趣的地方。陕西的皮影戏的鼓点、湖北的汉剧的唱腔、河南豫剧的梆子声,仿佛仍在这雕花门廊下交织,揉成了“一曲三省”的美妙的交响乐。河南的烩面香混着湖北的米酒甜,陕西的羊肉泡馍热气氤氲,街角食肆中,方言与炊烟交织成趣。三省风俗如三股丝弦,在时光的乐器上,演绎出一曲古今相融的美妙乐章。
荆紫关,是个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来了不愿走的地方。三省界碑旁,游人争相留影。这里形成了“一脚踏过豫鄂陕,三声鸡鸣破晨晓,南腔北调皆春风”的独特风景。在那里不仅聆听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两度奇

相范蠡和闭月羞花西施的浪漫爱情故事,还见证了编织老艺人杨凤仙,从湖北嫁到河南,女儿远赴陕西,半生辗转三省,却将荆紫关的“神仙叶凉粉”与“八大件”手艺淬成非遗瑰宝的精彩人生。
荆紫关,是个晒着秦国太阳,吹着楚国风,喝着丹江水的地方。秦山楚水暖阳如诗,让人陶醉其中。踏着青石板,听到了“石槽沟恶僧横行,鄂地官府久剿未果,豫人却以雷霆手段擒贼,自此,一沟之地划归荆紫关”的“一脚踏三省”的神奇传说。在三省界碑东500米处的友谊广场上,静静矗立着高耸入云的友谊塔,它见证了豫鄂陕三地人民如伏牛山巍峨般的肝胆相照,似汉江水奔涌般的血脉相连,这标志着“三省一家亲”,同心同济向未来的美好愿景。
暮色中,法海禅寺的钟声荡开喧嚣。灯笼暖光爬上青石,新月轻悬檐角,古街如老者含笑,静默中藏着千年故事。如今的荆紫关,猴山叠翠、丹江泛舟,旧商号化作民宿客栈,却依旧守着雕花窗棂与斗拱飞檐。临别回望,古镇似一枚琥珀,将明清的砖瓦、三省的烟火、春日的暖阳,凝成永恒的诗行。此行终知,一脚踏三省,踏的是历史纵横,共沐的是人间的春风。



让中国画走向国际知名画家赵寒翔



赵寒翔凝神创作

挺拔隽秀的涟漪亭，重檐悬山的观音阁，长虹卧波的接圣桥，泼翠溅玉的珍珠帘，这些都袅娜着“走”进眼前案台上的中国画中。4月9日上午，在中原四大名刹之一、国宝级文物保护单位风穴寺景区观音阁前，61岁的汝州籍国际知名画家赵寒翔正与画友魏进生在凝神作画，熟悉的家乡山水胜景早已了然于胸。

“我老家是嵩县山区的，小时候家里穷，再加上父亲工作的调动，12岁时举家迁到小屯镇麻庄村定居，成为真正的汝州人。上小学时就对课本里的插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自学美术。1982年前后曾在临汝县文化馆专业学习画画。1988年从武汉纺织大学染织美术专业毕业后，进入广东佛山万家乐集团做艺术设计工作。”说到自己的艺术从业经历，赵寒翔说，不断变换的人生经历就是自己画风最好的底色。

之后，赵寒翔又进入华南理工大学深造，毕业后晋升为集团副总经理。然而，在国有企业改制的大浪潮中，1997年，正值而立之年的赵寒翔毅然选择了辞职，在佛山成立了自己的专业画室，成了一名职业画家。

生活的奔波，使得赵寒翔的技艺快速精进。“作为一名画中国画的画家，我的眼光不仅仅局限于国内，而是放眼国际。传统的中国画讲求近、中、远景的搭配，显得中规中矩，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很多外国人看不懂，也不欣赏传统的中国画。基于这样的艺术构思，我尝试打破中国画传统的艺术风格和构思，借鉴西方画彩墨山水的画法，以中国画为底色，巧妙运用西方画面的构图与色彩，杂糅中外，逐渐走出了一条中西合璧的中国画创作风格。”

近十年的潜心钻研，赵寒翔的中国画逐渐形成了彩墨山水、彩墨花卉、彩墨岩石等三大系列中国画作品。

生在嵩县、长在汝州，北方苍劲粗犷的山岩，滋养着他的艺术灵感，锤炼着他的艺术风格。“我的一切艺术灵感都来源于豫西的山山水水，创作的空闲时期，我都会回到汝州、嵩县、鲁山、栾川等地，深入山区写生。”

在赵寒翔的笔下，那些从小就熟悉的豫西大山里的悬崖峭壁，仿佛是一位位傲然挺立的将军，特写镜头一般放大、定格，继而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我画大山的悬崖峭壁，不像一般的中国画，有岩石、草木、亭子等，而是只画岩石的局部，彰显岩石的壁立千仞与坚韧挺拔的特质。这样的特质，从大的层面，象征中华民族在艰难险阻中屹立不倒的民族精神；从小的层面，岩石交错纵横的纹路也代表了我们每个人在前进道路上所经历的磨难与挫折，以及在磨难与挫折中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赵寒翔说，他的这些彩墨岩石系列中国画，不仅是他个人艰辛的艺术从业经历的缩影，也是更多与他一样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不屈奋进的成长印记。

杂糅中西美术技艺的独特画风，对生活有着深深感悟与思考，赵寒翔的中国画系列作品，不仅受到了国内一些顶尖企业家的青睐并收藏，而且在国际上备受关注与钟爱。

2014年，他的彩墨山水作品作为国礼赠送给南非总统祖玛。2016年，他荣获“中美杰出华人艺术家”称号。2017年，他的彩墨花卉作品作为国礼赠送来华访问的挪威首相埃尔娜·索尔贝格。2017年，中国中外文化研究会重点推荐他为献礼中国两会艺术大家。2019年，他的彩墨山水作品在上海合作组织工商峰会上由吉尔吉斯斯坦国主办方作为唯一峰会礼品赠送上海合作组织。2021年，他受邀参加上海合作组织20周年人文教育与工业展峰会。2021年，他荣获美国LABA“全球最具影响力艺术家”称号。2023年，他获得乌兹别克斯坦国家最高荣誉勋章。

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使者，赵寒翔多次参加中俄、中捷等文化交流年活动及国内各种艺术家交流活动，并先后接受CCTV发现之旅频道、美国华语电台等媒体采访，为宣传推介中国画、中国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

国家一级美术师，武汉纺织大学客座教授，广州市粤港澳大湾区（南沙）改革创新研究院专职副院长，岭南文化艺术创作鉴赏研究院副院长兼高级研究员，上合组织一带一路丝路文化中国 - 乌兹别克斯坦特聘顾问，广东收藏家协会书画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邮政邮册发行委员会艺术顾问，中国文化信息协会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专家顾问，CCTV 大国人文特聘艺术顾问。对于这些头衔，赵寒翔说，他从没忘记自己是一名职业画家。

“画家的职业就是画画，28年职业画家的锤炼，在技艺上已经到了顶点，在艺术层面上我还在继续尝试创新和突破。”赵寒翔说，他目前正在尝试“让高端艺术走进千家万户”，让自己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一幅的作品走入寻常百姓家，“一是把自己的作品做成版画，限量印刷，老百姓花上十把元就能买到我的画；二是把我的作品印到高档丝巾上，做文创产品，我正在和一些文创公司合作，初有成效。”

对于自己的家乡，赵寒翔有着深深的情结。“我少年从嵩县山区搬出来的时候，老家还没通上电，用的是煤油灯，汝州当时也只是一条繁华的中大街。现在家乡变化这么大，我觉得非常自豪。希望汝州更多的艺术家能走出汝州，走向国门，走向世界舞台，展示厚重的汝州，展示多彩的中原，展示伟大的中国。”赵寒翔意盎然地说。

郭营战



在汝州，有这样一位艺术追梦者，他用手中的画笔和独特的创意，在小小的盘子上，以汝石为材料，结合国画绘画技法，将山川一隅“搬”到碟上，在咫尺见方的瓷盘空间中手工打造出一幅幅气韵生动的山水微景观，在艺术修饰下成为浓缩自然美景的一种陈设品，令人叹为观止。特别是由他创作的碟景画——“汝州古八景”，让古老的汝州文化与自然之美在碟景画中完美交融。他，就是韩晓忠。



崦嵫烟雨



妙水春耕

走进望嵩南路九号敦煌书画艺术工作室，阳光透过玻璃洒在满墙的碟景画上，白色瓷盘中的山水微景观层叠错落，青石苍苔、飞瀑流泉仿佛被凝固在方寸之间。53岁的韩晓忠站在画架前，正用镊子将一枚指甲盖大小的汝河石嵌入盘中的“山脊”。他说：“这些石头会说话，它们是汝河亿万年的记忆。”

从涂鸦少年到艺术传承者

韩晓忠与艺术的缘分，始于童年。他的父亲韩银安是一名美术老师，家中浓厚的艺术氛围，如同一颗艺术的种子，悄然种在了韩晓忠的心中。幼时的他，常常被父亲画画时专注的神情和笔下神奇变幻的线条所吸引，从此，对美术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拾。

那时，家中的墙壁、地面，甚至是废旧的纸张，都成了韩晓忠的“画布”，他随时随地用画笔涂鸦，将心中的奇思妙想尽情挥洒。上中学时，韩晓忠就读于市直中学，初一正式接触系统的美术教育，但他对中国古建筑情有独钟，特别是古代楼阁飞檐翘角，在他眼中充满了独特的美感和历史韵味，也成为他绘画创作中常常出现的元素。中学时代，身为美术课代表，韩晓忠不仅自己沉醉于绘画的世界，还常常热心地指导同学画画，分享自己对美术的理解和热爱，在校园里，他就是大家公认的“绘画小能手”。

时光倒回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韩银安开办了敦煌美术班，韩晓忠只要一有闲暇时间，就一头扎进父亲的画室帮忙。在这里，他不仅学习到了更多绘画技巧，还近距离感受到了艺术教育的魅力，这也为他日后接手画室，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埋下了伏笔。

1991年，从汝州镇高中毕业后韩晓忠进入国营工艺美术汝瓷一厂工作，在雕刻车间一待就是五年。他接触到了传统的汝瓷雕刻技艺，每天与泥土、刻刀为伴，精心雕琢每一件作品。工作不仅锤炼了他的耐心和细心，更让他积累了深厚的雕刻功底，

韩晓忠

咫尺之间绘丹青 碟盘上面展山河

为他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6年，韩晓忠怀揣着对艺术的更高追求，毅然选择前往郑州高校进修工艺美术专业。在两年的专业学习中，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接触到了各种前沿的设计理念和艺术思潮，对设计有了全新的认知和理解。

进修结束后，韩晓忠回到汝州，恰逢家中经营装饰公司，他便投身其中，承接各种各样的装裱、广告牌及室内室外装修业务。在这个过程中，他将所学的美术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积累了大量的实操经验，从设计图纸到选材用料，再到现场施工，每一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韩银安渐渐老去，而韩晓忠对画画的热爱却愈发炽热。2008年，他正式接手了父亲一手创办的敦煌画室，从此，一心一意扑在画室上，专注于辅导艺考学子。他深知，每一个怀揣艺术梦想的孩子都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和鼓励，他要用自己的经验和热情，为他们点亮艺术之路的明灯。在他的悉心教导下，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考入了理想的艺术院校，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从石头到瓷盘的艺术嬗变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韩晓忠踏上了碟景画创作的新征程。几年前，他带着学生到汝河写生，河边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石头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捡起这些漂亮的石头，带回了家。看着手中的石头，韩晓忠突发奇想：能否利用石头的形状和自然色彩，在上面创作绘画呢？

说干就干，他开始尝试在石头上作画。石头的表面并不平整，绘画难度比在纸上大很多，但韩晓忠凭借着深厚的绘画功底和顽强的毅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他根据石头的形状和纹理，创作出风格各异的作品，每一件都独一无二，让人赏心悦目。

2020年初春的深夜，一则英石碟景画短视频让韩晓忠为之惊叹，他被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深深吸引，心中萌发了强烈的创作欲望。第二天，他便迫不及待地买来白色的盘子，开始了碟景画的创作之旅。

创作首幅《汝石山水》时，韩晓忠遭遇“材料关”。胶水要么粘不住湿滑的石头，要么凝固后泛黄影响画面。他跑遍建材市场，试过十余种材料黏合剂，最终某款水晶胶快速固化的特性让他如获至宝。创作过程中，韩晓忠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先用画笔在盘子里勾勒出轮廓图，然后把捡来的石头一块块贴合上去，利用石头的自然色彩，将汝州的山水风光、人文景观巧妙地融入作品中。

“每块石头要反复调整角度，有时摆到深夜，就为找到最像山崖的那一面。”首幅作品完成时，瓷盘上的汝石构成险峰深谷，他用丙烯颜料在空白处勾出云雾，竟有宋代小青绿山水的韵味，吸引了亲朋好友的关注。这幅作品不仅展现了他精湛的技艺，更让人们看到了他对家乡的热爱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让汝州古八景在瓷盘上复活

随着创作经验的不断积累，韩晓忠的创作思路越来越清晰，创作手法也越来越娴熟。他开始挑战更高难度的作品，将目光投向了明代《汝州志》记载的八大胜景。

“我要把‘汝州古八景’都装进盘子！”为了将古八景完美地呈现在碟景画中，他进入闭关状态，全天不出门，专心创作。他查阅了大量的史料，请教了许多相关人士，深入了解古八景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自然风光，力求在作品中还原其最真实的风貌。

为还原“岷山叠翠”，他连续两周清晨驱车前往岷山，观察晨雾中青山的色彩层次，用手机拍摄不同光线下的山体色彩，最终作品里，他精选带苔藓的绿泥石、含铁质的赭石，层层堆叠出山体肌理，丙烯点染

的松林细如发丝。创作“龙泉夜月”时，他特意选用带天然孔洞的汝河石模拟月影穿过松枝的效果。

耗时4个月，韩晓忠终于成功地将汝州古八景呈现在碟景画中，每一幅画都栩栩如生，岷山的雄伟壮观、温泉的氤氲水汽……都在他的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仿佛将人们带入了那个古老而神秘的景观之中。

传承文化 致力打造地方文化名片

如今，韩晓忠依然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他在周末教授学生之余，其余时间全部用在创作上。家人也全力支持他的事业，常常帮助他上山捡拾石头，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平时，他还特别留意收集素材，无论是生活中的点滴瞬间，还是旅行中的所见所闻，都可能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源泉。

对于未来，韩晓忠有着清晰的规划。他计划从汝州现实景色中汲取更多灵感，创作更多展现汝州美景的碟景画，让家乡的每一处山水都能在他的作品中焕发出独特的魅力，让更多的人通过碟景画了解到了汝州的美丽风光和深厚文化底蕴，成为推介汝州文化的一张独特名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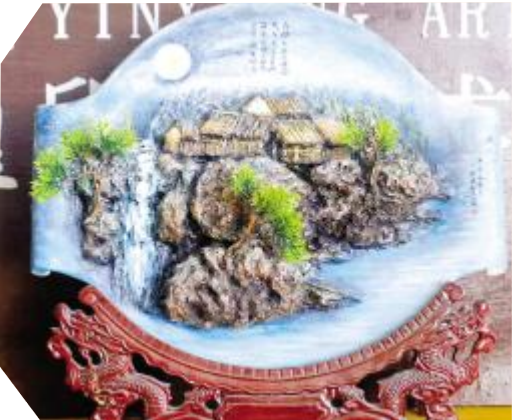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韩晓忠在创作上还计划将祖国的大好河山浓缩到作品中，通过碟景画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中国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遗产，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机械复制时代，韩晓忠的碟景画像一座手工艺术的诺亚方舟。或许正如他所说：“每个中国人心里都装着山水，我的使命，就是帮他们找到安放这份情怀的容器。”

宋盼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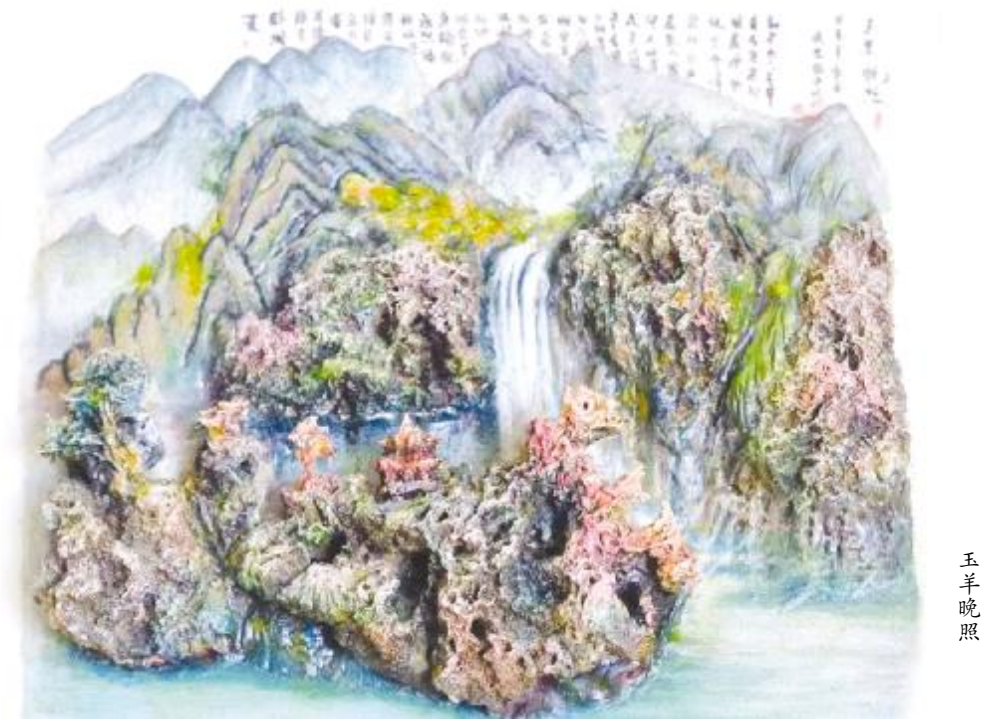
汝水横舟



龙泉夜月



岷山叠翠



玉羊晚照